



天池怪侠

上

晋霞阁老人
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长篇武侠小说

天
池
怪
侠

(上)

晋霞阁老人 著

辽新登字 3 号

责任编辑:王 强

封面设计:康 益

天 池 怪 侠

Tian chi Guai xia

晋霞阁老人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甘 肃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兰 州 八 一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540 千字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7

1992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数:1—30,000

ISBN 7-5313-0855-X/I·785

· 定价:(上、中、下)13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明末清初，大批武林侠士同清庭官府之间，开展了旷日持久的争斗，围绕着篡夺皇权和反清复明，宫廷内的明杀暗斗，与武林间的帮派之争交织，异常错综复杂，悬念无穷，高潮迭起……

自古英雄爱美救美，公子风流，千各柔情恋神尼，皇子多情，万般蜜意爱香妃。大漠风情，异域景物，与众多武林侠士的悲壮行为，组成了多姿多彩的风物人情历史画卷，在这套《天池怪侠》书中，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云中剑之子 | (1) |
| 第 二 回 | 青龙会武术 | (16) |
| 第 三 回 | 神手花青云 | (29) |
| 第 四 回 | 帮会龙虎斗 | (43) |
| 第 五 回 | 武当冲击拳 | (58) |
| 第 六 回 | 太极鸿门会 | (74) |
| 第 七 回 | 长门十三剑 | (91) |
| 第 八 回 | 古道的怪客 | (104) |
| 第 九 回 | 柔门的拳宗 | (124) |
| 第 十 回 | 迷踪拳道士 | (142) |
| 第十一回 | 穿心拳殒命 | (162) |
| 第十二回 | 红灯教异术 | (180) |
| 第十三回 | 计破云峰观 | (198) |
| 第十四回 | 英风慑帝王 | (218) |

第一回 云中剑之子

中国武术最盛的时候，是在满清康熙末年至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的那一段期间，各派名手迭出，创立各式各样的剑法拳宗，那时武术已转入发扬光大的一途；由于各派有各派的独到，各家有各家的专长，因此就分开了不少派系名称来。大的来说，不外是南北两大派别，北派以少林为正宗，属于外家功夫；南派以武当为正宗，属于内家功夫。本来内外家的名称，在宋朝张三峰以后才有划分的。少林两字在地方志记载的有：“少林寺僧人曾应官兵的号召击破沿海倭寇。”少林寺僧的武艺，往日称作外家，善于跳跟夺击，处处以出击为主。直至明中叶嘉靖以后，才真正有内家拳创立。这一派的拳技是以静制动的，目的在于御敌，非遇危急关头不出手，一出手就要中的；这和外家的以出击为主又自不同，可说是当时武术上的一种改革。不过内家拳技定要有轻功的修练，而且须有十年以上的苦功，然后算得踏进门槛。所以一般人都趋尚少林拳技，因它可以循序学习，只要有几分气力，便容易学得上手，若说到融会贯通，获深刻的造诣，那就谈何容易呢？后来武术中一般有头脑的，知道两家功夫各有长短，到了满清初叶，凡是有上乘武术的人，多数兼习内外家功夫，虽然名目上分开少林和武当两大派别，其实内外家武功已混在一起，那时武林中人，是以地域来划分南宗北宗。北方名手多出在河北沧州，山西五台，四川峨嵋等处，南方的武林人物，到了就要数嵩山少林，湖北武

当，云南白鹤等派，但说到得天独厚，那就仍是北方的武林名宿，比南方人材鼎盛。

河北沧州府昔日接近京畿，交通发达，这地方是通往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岔口，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专产生武术人才的摇篮。沧州人自小便耳濡目染，到处是武林门第，技术家风，男女老少都没有不晓得几手拳棒的。州里随处有练武场，教练靶子戳竿子的师傅，出来干保镳和禁宫教练，京里王公府上护院，富家少爷拉打手的，多如牛毛，可称得是武术世家。少年子弟，如果不识得马步弓箭，剑术拳棒的，便会给人家看不起，正和江浙读书人一样，他们世代相沿下来，有种种秘笈册籍，考试卷子，成就自然比人高一筹。

如今再说山西的五台，这地方就在五台山下，那处是个险要地方，北出雁门，就是大漠风光的塞外，昔日奇能异士，遁迹潜踪之所；南便近着阳曲，连着太行山脉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把山西环着一钩，凭河山气势，历来便出了不少豪侠志士，干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工作。武林人物虽不若沧州的，可是，杰出英才，名动武林的宗师，以往也有过不少。

且说这天五台山下，来了一个武生打扮的人，骑着一匹嘶风白马，后面跟着个像随从的人；也骑了一匹骏马，两骏如飞赶路。那武生头上裹着浅绿丝巾，缀了一块白玉，身上一色湖水皱短褂，镶了翠绿边沿，腰间黄缎带，足上黑皮短靴，背着长剑；面色紫棠，唇上小小胡髭，年纪不过廿四五岁。正是未看其人，单看装扮出色，仪表轩昂，英武中带着文采，便晓到他是个不寻常的人物。只见他的腋下，挂了镖囊，马鞍还系上一个长布袋，沉甸甸地，这是往日武士出外随身的兵器包袱。他背后的剑鞘，是五彩烧青套子，鹅黄丝穗下垂，在背后飘起来，十分

气派。那武生目光如电，一派正气，他把马缰提起，轻轻一拂马鬃，那头白马展开四蹄，风一般直向官道跑去，那仆从在烟尘滚滚里，拼命开鞭，追得气也透不过来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官道前头一带树林，酒帘子古树下飞翻着。武生拿鞭向前一指，回头对仆从道：“阿丹，我们就在李二店里歇会儿，喂喂牲口罢。”那仆从应了一声，两人挥了几鞭，风驰电掣一般把道上迎面前来的行人抛在脑后；那些行人都是赶路的客商，他们拖着驴子驮货进城，见了两骑奔来，连忙让路。

武生的两骑人马到了店前，很熟落地拉马入店，那是一家兼卖酒食的茶馆子。掌柜的见武生下了马，便起身迎进，连呼着：“王公子，赶路忙了，请进来歇歇。”招呼人到上座，又叫店小二把马拉到后面去饲料。

茶馆里坐着几个本地客商，也正在歇脚，他们看刚才的武生叫小二泡上两碗茶，要了几笼热包子，匆匆吃过，回头便催小二备马。两人走出店门，武生投下了一锭碎银子给掌柜的，接过了马缰，匆匆又复上道。这时店里人都注视着，其中一个年轻后生问旁边的人道：“老哥、你看刚才的不是崇明二公子吗，怎的这晚才出城，又是行色匆匆的？”那人点了点头，回道：“正是他呢，五台王家，那个不晓得，我看又是那处忘八东西惹了他的气，赶着前去算帐呢。”旁边桌上另一个汉子，喝上了几口，听见两人说话，便张大了眼睛问掌柜的道：“老板，这两位老哥说的崇明二公子，是不是太极手王家后人，他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云中双剑呢？”掌柜的似乎怪他见识小，白了他一眼才答道：“你老兄既然知道，还问我干吗？要是本地土人，谁个不识他们两兄弟。”店小二站在旁边沉不住气，便插进一把口来，

对那汉子道：“客人，你怕是初到罢，说起王家兄弟来，就是一天也说不完。自从云中剑王老爷死后，他们兄弟行侠仗义，远近结交，把一副身家都花了；前几年那位大公子，听说去了太行山学剑术，现时只有这位二公子崇明在家，就是爱管闲事，好打不平，他因自小便跟五台山凌空长老练少林拳技，到父亲死时才下山，仍不时要往见他的师傅，这时他多是赶到白鹿苑禅林去呢。”店小二说得口沫横飞，店里的客人都听到出神，那掌柜的觉得店小二说话多了，忙用眼色止着他。

不说茶馆里谈论着，那个叫崇明公子的主仆两人，一口气直奔五台山，渐渐山道崎岖，古木环绕。五台山绵亘着几百里，山上寺观梵宇，触目都是，内中都是道观居多，像上清宫、莲花宫，往日道侣有几百人，但寺宇只有两处，其中“白鹿苑禅林”，从宋朝便建下来，经过明清两代修建，寺貌庄严，宝塔殿堂，矗立山间。主持白鹿苑的是个大有来历的高僧，法号凌空长老，年纪已是七十多岁。这个凌空长老，是北派少林的高手，早年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后来到了五台，和太极手王家的云中剑王维扬结交，订下生死之交，几十年来两个人一直都互为标榜，把内外家功夫溶合起来，未逢敌手。到了云中剑王维扬死后，凌空长老一身集中少林、太极两派的大成，武技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，他便把平生功夫传授了三个徒弟。大徒弟便是王崇明，二徒弟是个僧人，法号邯县，俗家姓赵，第三个徒弟也生得聪明俊秀，叫做班加。这三个弟子中，凌空长老最爱的是王崇明，因为以往和云中剑有了几十年交情，崇明五岁时便托给他教技，这二十年来凌空长老一直把少林、太极两派绝技都传给崇明，直到云中剑王维扬身故，崇明才离开他返家里去，仍不时上山来伺候师傅。那个二弟子邯县，性情耿直，对佛

门精义，颇有心得，所以长老便给他剃度，做了佛门弟子；说到最后一个弟子班加，原是长老收养的孩子，聪明绝顶，但是带些浮躁，他的武技不弱于王崇明，可是凌空长老对于这个少年平日的举动，总觉得带些狡猾，而且眸子不时转动，因此传技上总会多少隐藏，不若对王崇明那样真挚，事事尽情指点，但班加为人甚是看风头，他对王崇明十分恭顺，有时和崇明较技，又故意逼取几手绝招来，崇明也开诚出手示范，班加便看出师傅对他还未像师兄一般无隐藏地传授，心里便记下来，不时暗中窥伺。班加这几年来虽仍寄身寺里，但已在外间交到不少武林朋友，她好和江湖人物来往，遇到手头拮据，便去找大师兄崇明商量，崇明本是挥金如土，疏财仗义的人，对这个还未出头角的师弟，不时给些款子济急，视为常事。

现在王崇明到了白鹿苑禅林，匆匆下马，直奔进二门，早见师弟邯县和班加两人在那里等候。两人告知他，师傅已病了多日，这几天来正运起禅定功夫，等候他到来，有后事吩咐。崇明听了，忙跑到方丈室，在微弱灯光底下，见到了师傅凌空长老，打坐禅床上，面容灰暗。他不禁跪下来，口里连叫着：“师傅。”

凌空长老见崇明来到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微开双目，说道：“崇明，你来到好了，我知道已逃不出大限，不久便须离开肉体了，这次叫你到来，有很多未了的事要交给你……”长老说到这里，回头望着邯县和班加，吩咐道：“你两个可以出去，我有事要对你师兄说，今晚你们不必伺候了。”两人应了一声，便走出室，班加踏出室门时回头一望，脚步踟蹰，崇明觉得他的目光有些异样。

长老命崇明掩了室门，又着他把百叶窗拉下，崇明举目窗

外，都是丛林茂草，山间响着虫声，月色黯淡，一片漆黑。

长老把身体微向禅床倚着，望着崇明，一会才说道：“崇明，我三个弟子当中，论性情度和武艺功夫，都以你为最好，你两个师弟，邯县空虚脱俗，生就佛门品质，但他的武艺，还未来及班加。我已写下遗言，待我圆寂之后，着邯县作白鹿苑的主持，因你和班加都不是空门人，而且你知道我这几十年来，负了一项重任，至今一直未得成功，将来继承下去，都全付托在你的身上了。”长老停了一停，着崇明坐下来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觉得班加这人如何呢？”崇明连忙答道：“三师弟年少聪颖，做事有胆量，而且追随师父日久，就是武功和品德，也多少受到师傅的熏陶。”长老见崇明这样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班加这孩子聪明能干，的是有余，可是赋性带些阴险；常言道：‘知子莫若父，’我以为应说是：‘知徒莫若师。’有我在时，他自然不敢有些越轨，但我恐离开你们之后，怕你和邯县都管他不了。这孩子我自小养大，他的品性我怎么不知，他城府很深，和你的豁达完全不同，我一向都有点担心。他曾有几次暗里把我的东西移动，想偷窥秘密；近年来他在外间结交江湖人物，都是些外派走斜路的家伙，他把我瞒着，还说要较量别人的所长，有点是逼我传授他几手绝技的意思。论武功他和你虽差不多，但你根基比他好，而且王家太极十三势的奥妙，你是继承人，我一生得来的内外功拳技和剑法，你也已尽得传授，将来他总会向你探讨的，那时你应知道防范，我担心这孩子总不是我门下的好弟子。”

崇明只是唯唯应诺，不敢加言，他生性纯厚，不疑惑有他，还以为师父过虑便了。凌空长老呛了两声，着崇明把他扶起床来，把戒刀拿在手里，又着崇明移开禅床，随着说道：“徒儿，你

扳到室顶去，数着梁柱，到第十五根时，把梁木转动一下。”崇明还未明白长老的意思，但他一向对师傅依从，他望望梁桁有丈七八高，只有用轻身功夫窜上。他微微纳气，双足一点，只使出“半段飞云纵”便扳着了梁木，双足贴近墙壁，“用壁虎游墙脚法”沾着，老长在下面帮他数着梁子。他一路将身移过去，到了第十五根，长老已在下叫着：“扳着向右转去！”他依言用手按着用力一转，只听底下哗喇哗喇声响，原来放着禅床下面的大阶砖有两个沉了下去，露出一个穴洞来。长老这时招手叫崇明下来，只见他拿戒刀把穴旁一撬，一件铁板脱开了，长老伸手下去抽出一个楠木箱子上来。崇明扶他回到禅床，长老把箱子打开，面色一沉，对崇明郑重地说道：“崇明，我如今交托你几件事，你要记着，依期一一办妥……”他先取出一封书来交到崇明手里说道：“这封书你要在七天内交到金陵玄武湖，那处湖中心有几个小洲，其中一个四面垂柳，洲内有十几家渔村的。你找到了门前有一口三眼井的姓潘人家，说出我的名字来，自然有人同你收信了。如果你见到屋里的老妇人和小姑娘时，她们定会告诉你一些关系，那时你便知道她们是什么人了。”长老这时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把短剑来，镶作得甚是精巧，你把剑抽出来，立刻一度寒光耀目，闪闪生辉。长老双手递给崇明，说道：“徒儿，你收下这柄宝剑吧。你到玄武湖交妥了书函，便对姓潘的老嫗说，要往见静因老尼，她们便会带你到鸡鸣寺附近竹林里的一间小庵堂，庵前写上“檀度庵”三个字的；你在那里叩见老尼静因，她是我的师妹。你一说出了来历，把剑拿出来作表记，她自然会当你侄儿一般看待了。到时你不妨把我不久要圆寂的事告知，说明教陵的约会没法到来，是毕生憾事，要她不可因我耽搁了日子，就是今后帮会里的事情，也

要她多出些力。至于北五省把舵的地位，将来由你继承下去。崇明，这口宝剑就是你未来继承我做五省把舵的信物，你一定要好好地收藏。老尼静因知你是我徒儿，她定把帮会里一些规矩告诉你的。”长老说到这里，叫崇明倒了一杯净水给他喝下，又道：“崇明你记着，办妥这两宗事后，定要在半月之内归来见我一面，这几天我都是运起了元神，想等你来把事情干妥，歇一会给我施一手易筋手法，增强我的心脉，这样我总可以把元神留住，等待你回来。”

凌空长老虽是出家人，但说到这里，也不禁黯然伤感，低下头来，微微唏嘘，崇明站在旁边也落下泪来。长老又把楠木箱子一层拉开，露出一件黄丝巾的小包裹来。他拿到手里，眼望着崇明，似是欲言又止。崇明看了这情景，便跪下来道：“师傅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老人家只管放心，弟子一定赴汤蹈火都把它干妥。”长老举起头来，眼睛里闪出了光辉，拖着崇明起来，说道：“好罢，崇明，我信得你的心地光明，本来这是一件关系民族前途的大事，倘若所托非人，那就所误非轻。我本想待你归来时才告诉你的，但世事很难逆料，就索性把内里秘密说给你知罢。这是前人没有寻到的一宗宝藏，它的价值可以养起五十万兵勇，足三年的餉械开支，这宗财物就是埋藏在五台山上，最初是李自成在关中搜刮劫掠的金银财物，还有一些是攻入北京时洗劫的珍宝。闯贼后来给清兵穷追，到了山西，他的亲信副将把这笔财物藏起来，把埋藏的士兵都杀光了。那副将便设下一种暗记来，也亏他想得出，他是用两块玉石，雕刻了宝藏的地点和发掘路线的目标。他的心思十分精巧，他不采取平常信符的砌合方式，而是一圆两面。想知道宝藏的所在，先要把其中一块玉石的雕纹用墨摹出，然后在灯光下把拓本合

上另一块白玉上去，便影出全幅宝藏地点的图形出来。此外两块玉石的一边还刻有一行文字，是对宝藏地形的解说。不过这几行文字不是连贯的，一定要两块玉石在手，然后将每块玉上的一行文字，用梅花间竹的读法，才成文义。比方用干支十二个字作为例子，就是一边刻上‘子寅辰午申戌，’另一边刻‘丑卯巳未酉亥，’合起来间格读去，便是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’所以就算得了一块，也是没用的。当时他把一块玉石放在身边，另一块却用一个铁箱，放到山上一个秘密的点去，又恐日久把埋藏白玉的地点忘记了，于是他便将身上那块玉用牛皮缝好，把烧红的铁枝刻上表记和简单的图形。这些表记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，别人看时便不解的。他这样的布置，真是十分精细而又巧妙……”凌空长老这时将黄线包裹打开，拿出一具皮套来，约有手掌大小。崇明接过去在灯下细看，只见皮套子上面似用炭火划上一个向上的尖峰，像等边三角形的两股，对上有一小圆圈；那尖顶底下有两笔垂直线条，线条中间又是一小圆圈，这个圆圈里有一个交叉形的符号，两行直线里又有很多一点一点的东西。崇明对着这皮套的古怪记号，看去像是小孩子写的书，也像木匠绘的线条，一时看不出什么意义。长老见他一派胡疑神气，便道：“崇明，我拿到这块玉石和皮套，也费了十数年的推敲，又走遍了五台山，这才猜测出来：原来这个尖顶的东西便是五台山的最高峰丈人峰，底下两行填线是峰脚下的山涧，那就是落雁涧了。上面圆圈，是个月亮，直线里的圆圈是月影在涧水里，那一点点大概是涧底乱石罢；再推深一层，底下圆圈的交叉点自然是那另一块玉石埋藏地点了。我费了五年的光阴，每逢十五月亮之夜，便跑到落雁涧踏勘，看到月影把山峰倒映在山涧里，那峰尖影子所在的地点，附近

的石头差不多都经过我的移动，可是仍没有一些影迹。后来我去踏勘多了，发觉到每月份里到了月圆的时候，峰顶倒影的位置都时有不同的，我便苦苦寻思，卒给我悟到了。原来那圈里的交叉符号，不只代表玉石埋藏之处，还暗示着要四月份月圆的晚上，峰巅影在涧里，那块巨石才是地点。”长老说到这里又停下来，一会才说下去道：“当我再到涧边发掘时，两晚都发现峰腰处有人跟踪窥伺，这还不过是前年的事罢。那跟踪的人穿了黑衣，离得很远，使我没法追到，此后我便停止前去找寻了。到了去年四月里，我为避免人家知道，先几天便下山去，那次便是到你处住了两宵，你还记得吗？”崇明点了点头，长老又道：“其实我在十五那晚上偷偷回到山里，那晚月色正好，我心里非常兴奋。看准了峰尖影在涧底的石头，把它移开，可是又失败了，那处什么都没有。但我并不就此灰心，我乘夜把附近的涧石一一移开察看，虽然仍找不出那块玉石的铁箱，可是给我寻到了一些东西，证明我的推测没有错，只是另有其他原因，把地点弄错便了。因为我在离目标一丈开外，发现了一把铜锁，那锁也有半个手掌那么大，铜轴子却已断开了。我细看轴子不是生了铜绿腐蚀，而是给重压力撞折的，从断口处可以看出来，可能是给涧中石头冲来撞断了，才给水流冲开。我看那铜锁的制作十分精，便断定不会从别种物件掉下来的。我正想于找遍附近涧石，希望图穷匕现，突然风吹草动，在我辈耳里，这种衣拂风声，夜行窜身的影迹，自然瞒不过，原来廿丈开外，树上正有人伏身窥探。我连忙一个蜻蜓点水，从涧底跃起追赶。谁知那人十分乖巧，轻功也颇来得，但见他一起一落，在林子里窜了几下，便躲到密林去了。你晓得这正是夜里钉梢子的顾忌，所以没有赶进去，不过我还是在林外徘徊，突然鑿衣

(镗的小飘带)嘶风声响,我随风声接着,果然两枚三棱镗从林里打出来,镗身颇为坠手。当下里本想回打过去,可是人家占了黑处,自己先吃了一亏,一想并未失去什么,而且他只是钉梢,还没恶意。因此我转身展开黑夜飞行本领,回到你家,鸡还未唱呢。”

崇明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秘密,已忘记他的师傅正在病中,他不禁抽空儿问道:“师傅,弟子有些不明,这一片白玉师傅当初是如何弄到手的?”长老唔了一声,答道:“这事说起上来,和你父亲有关,到了今日,你也无须认真根究过去了,今后你负起寻到这一笔宝藏的任务要紧呢。不过也不妨说一些给你知道,好教你晓得当日一般忠臣烈士的用心。据说自从清兵入关,史阁部在扬州督师,当时各方勤王兵马,所缺的就是饷秣;那些北方豪侠志士,便想到李自成的一笔藏宝身上来,经过千辛万苦地才把那个经手宝藏的副将弄上了手,搜出他身上那片白玉,正想纠集一般侠士到五台山去起出宝藏,不料那副将有一晚竟给人暗杀了。他们没了向导,只凭着皮套的记号去找,自然不会寻到。不久史阁部兵败身亡,那时地方混乱得很,那些志士对于这一笔宝藏,也不愿发掘出来,成了争夺的目的,又恐落到异族手里,同时对于图记里的藏处还未弄清,因此便搁下来。直到了后来甘凤池、白泰官、吕留良等组织了反清复明的帮会,他们便把这片白玉献出来,指定将来作举事的用途。你们王家太极手,先日也是帮里的掌舵之一,保留下来到你父亲手里。”

王崇明这时听得出神,一会又热血沸腾,只见长老卧下禅床,吩咐崇明道:“你今宵就在此伴我,明晨一早出发罢。我已经血脉枯干,只凭元神支着身子,你若依期在半个月回到白鹿

苑来，我相信我的丹田气还可以留得住元神，你现在就给我推一手易筋促脉，来壮壮心血，那就更有希望了。”说毕，解开衣服来，崇明便跨在禅床上，给他施展“推按挪崩”的易筋经手法，配合他的丹田呼吸，经过半刻光景，凌空长老果然血脉流畅，刚才灰败的面色也渐红润过来。这是内家所谓易筋促脉，加以长老本身修炼过的体质，虽然油尽灯枯，延寿已难，但把生命保留一个短时期，却是做得到的。

长老这时把楠木箱里的宝剑、玉块和一封书函都交过了崇明，看着他裹在身上，又叫他重跃到梁间，把第十五根梁柱照原位翻转过来，那地穴又是哗喇哗喇地合上，没些儿痕迹。崇明把窗户打开，长老又叮嘱他道：“如果将来寻到另一片白玉，届时定要约来三个同门行事，才好把宝物打开，大家点视过。”崇明一一应诺，记在心里。

他们师徒两人联床共话，室里灯光已熄，忽然窗外浮云吹开，月影射人，崇明一眼望向百叶窗间，忽然斜里射入黑影，一闪便过。长老也看到了，口里便说声：“外间有人！”这分明不是树影，也不是飞鸟掠过。崇明腰子一挺，“铜盘起月”，就在榻上腾身出窗，飞鸟般直窜到窗外。他四处一望，月色当空，万籁俱寂，却不见有人影。本来崇明挺身出窗够快的，但那黑影更如电光火石，只是一瞬便失所在。

第二朝鸡声才唱，崇明先打发随从“施丹”反家去告知嫂嫂潘氏，说他有事要到别处一行。这才拜过师傅，洒泪起程。一骑白马飞奔下山，直奔阳曲，向南进发。他行囊里带备银子，沿路换马，正是披星戴月，马蹄追风，不日便到了金陵地面。

玄武湖在金陵旧城北面，十里湖光，四周栽着杨柳，映着东北方紫金山高高低低的群山，和南边一带天然林木，露出城